

《醋中醋》（一名：《难姻缘》）

主要角色

张和尚：丑
 钱素娟：旦
 闵子干：小生
 钱母：老旦
 钱舅：丑
 钱父：外

情节

按剧中情节，似亦可称之为《卖绒线》。盖此戏以卖买绒线始，以暗中吃醋、将亲事蹉跎，致彼女子因而病相思终。大致谓有张和尚者，以背包叫卖绒线京、杂货为业，常至钱员外家做买卖。钱女素娟，颇有姿首，本届怀春。张和尚竟妄想，以为彼女已属意于己，于是长往相溷，日与彼女厮缠。一日，女见街头少年姓闵者，乃真属意。彼少年亦惊为天人。二人方欲略询家世，忽被张和尚来冲散。张和尚偕闵出，本含有极大醋意。见闵係笃实人，遂用滑头骗诈手段，佯与交好，给称与钱家有素，愿为作伐，保汝必成。闵信以为真，竟堕其术。当交十两银子作文定金，约以三日为期。张和尚骗得此银到手，本是竹杠变相，安有回音。詎知钱女，自从一见闵子之后，即思念成疾。其母爱女心切，即嘱女舅去往闵处说亲，詎其舅又是一糊涂虫，终日只爱杯中物。虽与闵谈妥，却模模糊糊，不与其姊回音。遂致外甥女忧思心切，以为如此日久，必无成理。此丑声传播，宁不汗颜，以后尚何能为人哉？一念羞愤悬梁遂绝。呜呼哀哉，是亦丑而贞者。

根据《戏考》第三十四册整理

【第一场】

（张和尚上。）

张和尚（念） 买卖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白） 我张和尚便是。只因自小不幸，我父亲下世去了，留下我母子二人，再说又留下许多家财。我母子二人，小日子可就过起来了。我妈年纪也大了，也不问事，全是我当家，天天吃好的，还要穿好的，这也算不了什么。后来呀，我也大大开通了，我也不在家里吃饭，要到大菜馆显摆，吃完了大菜，到堂子里打打牌，接三天五日，我要快乐快乐。外头人人见了，远远就叫我，那不是张大少，人人全叫张大少，你们老爷们，看我真算一个好吃好喝好玩，叫人家老每劝过来。一分家财，花了一个多月，全都花完了，天天无有日用。是我找了个朋友，借了几千钱，想法子做个小生意。我买了点洋广京货为生，这且不言。那一天走在十字街前，钱员外门首，有个钱小姐，把我叫进去了，买了我多少东西，也不问价钱，送了我五两银子。我想她心里头，八成有了我啦，她还叫我与她带的东西。这几日老没去了，今天才去。一来送东西，二来与她勾搭勾搭。如若勾搭上，也是我祖上的阴功，父母的德行。天不早了，就此走走便了。

（西皮慢板）
 张和尚生来运不通，
 沙滩无水困了蛟龙。
 天不幸我父下世去早，
 我不该吃喝乐逍遥。
 留一分家财全花空，
 只落得大街上卖货为生。
 行走来在钱家门首，
 叫一声小姐开门听。

（钱素娟上。）

钱素娟（西皮摇板） 耳边厢又听得铃当响亮，
 想必是张和尚来到门房。
 张和尚（白） 怎么不出来，卖好带子来。

钱素娟 (白) 外头叫门，许是张和尚，送东西来。待我开门看看去。
张和尚 (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张和尚 (白) 我来了。我来了。小姐你好，我送东西来啦。
钱素娟 (白) 走进里头看罢。
张和尚 (白) 小姐你叫我进？
钱素娟 (白) 进什么？
张和尚 (白) 进去看，我全都进去啦。
钱素娟 (白) 什么？
张和尚 (白) 我这个人。难道说，谁留一半在外头么。
钱素娟 (白) 你快快的进来罢。
张和尚 (白) 小姐，我与你个上啦。
钱素娟 (白) 个上什么啦？
张和尚 (白) 哎不相话。个下啦。小姐你好。
钱素娟 (白) 张和尚，你可害了我啦。
张和尚 (白) 小姐，我怎么害了你啦？
钱素娟 (白) 你害我少做多少生活。
张和尚 (白) 好。我当怎么害了她啦！
钱素娟 (白) 我说这个张和尚，你怎么老不来啦？你真真想死我了。
张和尚 (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张和尚 (白) 小姐，你想我，你怎莫想我。我这不是来啦。
钱素娟 (白) 呸，别胡说。我想你买的针线。
张和尚 (白) 我说，那你焉能想我哪？
钱素娟 (白) 张和尚。
张和尚 (白) 小姐。
钱素娟 (白) 我托你给我买的東西，带来没有？
张和尚 (白) 小姐，你不说，我全都忘了。要不我早来了，就为小姐的东西，我们本城无有好东西。我现出外洋，到各国办来的。多少的货物，小姐你要什么，打开货箱，你看看，什么好，你自管拿。有钱无钱，全不要紧的。
钱素娟 (白) 你打开箱子我看看。
张和尚 (白) 好好。我打开了。
钱素娟 (白) 你全办的什么东西？
张和尚 (白) 你看，好东西多着了。你看看。这是生发油、雪花粉，还有香水皮皂。
钱素娟 (白) 不好。还有好的无有？
张和尚 (白) 有好的，你看这罢。裤腰带、手套。
钱素娟 (白) 不好。
张和尚 (白) 有好的给你看。
钱素娟 (白) 哎呐，这是什么东西呀？
张和尚 (白) 小姐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认得？这是德国带来的眼镜。
钱素娟 (白) 不要。
张和尚 (白) 你是不要。你要戴上，成了四眼人了。
钱素娟 (白) 呸。别胡说。
张和尚 (白) 你看这一个好不好？
钱素娟 (白) 这是什么？
张和尚 (白) 你看这个好不好？
钱素娟 (白) 什么东西？
张和尚 (白) 这是广东带来的大烟枪。
钱素娟 (白) 不好。
张和尚 (白) 有面镜子。真正的西洋货。
钱素娟 (白) 全不好。
张和尚 (白) 全不好。你要点什么东西哪？
钱素娟 (白) 我还买点针线。
张和尚 (白) 针线可有好的。

钱素娟 (白) 先拿绒线我看看。

张和尚 (白) 你看这线好不好。现到苏州杭州办来的。

钱素娟 (白) 这回线不错。

张和尚 (白) 好罢。小姐还要粗的要细的？

钱素娟 (白) 什么？

张和尚 (白) 这个线呐，要粗的要细的？

钱素娟 (白) 要细的。

张和尚 (白) 哦。要细的。要什么颜色的呀？

钱素娟 (白) 要五色的。

张和尚 (白) 你要多少根？

钱素娟 (白) 什么。

张和尚 (白) 线呐。

钱素娟 (白) 要三十条。

张和尚 (白) 哦。要三十条。给你拿去。还要什么？

钱素娟 (白) 拿针我看看。

张和尚 (白) 你看。这一回针，才是德国针。

钱素娟 (白) 我上回买你的那个针不好用。那是那的。

张和尚 (白) 小姐你不晓得，上回买的那个是中国货。这才是真正的德国老牌子的针。小姐，你看了半天了，你还是爱我的。还是爱长的短的？

钱素娟 (白) 什么？

张和尚 (白) 针呐！

钱素娟 (白) 呸。说明白了。

张和尚 (白) 要什么的？

钱素娟 (白) 要小三号的。

张和尚 (白) 要多少？

钱素娟 (白) 要一包。

张和尚 (白) 一包。小姐多留两包罢。

钱素娟 (白) 不要了，多少钱哪？

张和尚 (白) 小姐，你拿着用。不要给钱了。

钱素娟 (白) 张和尚，你到真和气。

张和尚 (白) 做买卖，原要和气生财。小姐你好，你这两天没去玩去。

钱素娟 (白) 我父亲不叫出去。

张和尚 (白) 哦。老爷子真厉害。我说小姐，我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钱素娟 (白) 十八岁了。

张和尚 (白) 哎呀不小啦，说了人家无有？

钱素娟 (白) 呸！胡说。我先不找人家哪。

张和尚 (白) 小姐，你看我多大了，还未说媳妇。你我二人谈谈？

钱素娟 (白) 谈什么？

张和尚 (白) 谈谈心。

钱素娟 (白) 天不早了，你出去罢，到别处卖去罢。

张和尚 (白) 买卖不做，不要紧的。我来陪陪小姐。

钱素娟 (白) 不要你陪，你快快走。我妈知道要说的。你走去罢。

张和尚 (白) 来来，小姐。我给你捶捶腿。

钱素娟 (白) 哎呀，你别闹！

张和尚 (白) 捶捶腿。

钱素娟 (白) 别闹，我要叫我妈啦。

张和尚 (白) 小姐，别叫。我走我走。

钱素娟 (白) 哎呀，妈呀！

(张和尚拿货箱出门。)

张和尚 (白) 卖好带子，买洋针洋线。

(张和尚下。)

钱素娟 (白) 张和尚去了，待我刺绣针黹一回。

(小过门。钱素娟捻线。)

钱素娟 (西皮原板) 钱素娟在绣房自思自想，
思想起奴终身好不愁肠。
我这里将绣鞋急速做起，
到二堂见爹娘细问端详。

(闵子干上。)

闵子干 (西皮摇板) 闲无事来到了大街以上，
许多的生意人买卖客商。
行一步转过了十字街上，

(张和尚上，看。闵子干、钱素娟同调情。)

闵子干 (西皮原板) 见一个小大姐酒醉海棠。

(闵子干、张和尚同下。)

钱素娟 (西皮摇板) 见一个美男儿门前路过，
好一个容貌儿貌比西娥。

(闵子干、张和尚同上。闵子干过，叫门。)

钱素娟 (西皮摇板) 耳听得门儿外门环响亮，
想必是那相公转回街上。
我这里开开门用目观看，

(闵子干、钱素娟、张和尚对看。闵子干、张和尚同下。)

钱素娟 (西皮摇板) 我二人做夫妻地久天长。

(钱素娟下。)

【第二场】

(闵子干、张和尚同上，对笑。)

闵子干、

张和尚 (同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张和尚 (白) 哈哈，好你个小子，适才在十字街，上钱员外门首，是你不是？

闵子干 (白) 不错，是我呀。

张和尚 (白) 是你，我来问问你。你在这门前做什么来着？

闵子干 (白) 无有做何事呀！

张和尚 (白) 得啦，你别说啦。你真装糊涂。年纪轻轻不学好，与人家小男妇女在那里吊膀子，是不是？

闵子干 (白) 无有此事。

张和尚 (白) 哈哈。你还不说实话，说是无有。

闵子干 (白) 本来的无有。

张和尚 (白) 是无有。你要再有，我这头就重了。

闵子干 (白) 哈哈，碰了大哥一下。

张和尚 (白) 什么碰了一下，我看是碰了四下。对不对？

闵子干 (白) 不错的，我这里有礼了。

张和尚 (白) 你别有礼啦，有没有？

闵子干 (白) 有的有的。

张和尚 (白) 真是有罢。你做这个事情，也该到我这儿领教领教，才成呐。

闵子干 (白) 我有心与你说了实话。你我不相认。

张和尚 (白) 你这人，你不认得我？

闵子干 (白) 忘记了。

张和尚 (白) 我可认得你。

闵子干 (白) 你认得我。你晓得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张和尚 (白) 我得晓得你不是姓赵？

闵子干 (白) 我不姓赵。

张和尚 (白) 不对，我记得先头里你姓赵。现下你又改了姓了。

闵子干 (白) 不像话了。

张和尚 (白) 他姓什么？

啊。想起来了。你姓孙，对不对？

闵子干 (白) 不对。
 张和尚 (白) 他到底姓什么。我想想。
 闵子干 (白) 姓闵。他如何晓得！
 张和尚 (白) 我想起来了。你姓闵，对不对？
 闵子干 (白) 这一回对了。你晓得我叫什么名字？
 张和尚 (白) 晓得。你叫张三。
 闵子干 (白) 不对。
 张和尚 (白) 你叫李四。
 闵子干 (白) 我叫闵子干。他哪里知道！
 张和尚 (白) 我想起来了，你叫闵子干，对了罢？
 闵子干 (白) 不错了。你是怎莫认得我？
 张和尚 (白) 你我先头在一个学房念书，是不是？你全忘了罢？
 闵子干 (白) 请问大哥，高名上姓？
 张和尚 (白) 我姓张，我叫和尚。
 闵子干 (白) 原来是张师兄。
 张和尚 (白) 好说好说。我来问你，方才你看那女子好不好？
 闵子干 (白) 实在的好看。
 张和尚 (白) 你打算怎么样？
 闵子干 (白) 我有意与她结婚，无有引见之人，焉能到手。
 张和尚 (白) 我是引见。
 闵子干 (白) 吓张师兄。你要与我办好了，我是重礼相谢。我来问你，那女子姓什么，她叫什么名字？
 张和尚 (白) 你来，不急啦。你别忙呐。此处不是讲话之地，你我找个清静地方谈谈。
 闵子干 (白) 你今天无有事么？
 张和尚 (白) 我今天也不做买卖了。
 闵子干 (白) 好好，你我二人，去到酒馆一叙。
 张和尚 (白) 好好好。你头里走。
 闵子干 (白) 师兄，此事就拜托你了。
 张和尚 (白) 有什么话，到了再说。
 闵子干 (白) 师兄来到酒馆。
 张和尚 (白) 叫酒保。
 闵子干 (白) 吓酒家。
 (酒保上。)
 酒保 (念) 美味珍馐处，应时小卖全。
 (白) 二位可是吃酒的么？
 闵子干、
 张和尚 (同白) 我二人正是吃酒的，有清静地方无有？
 酒保 (白) 有。二位请里边。
 闵子干、
 张和尚 (同白) 请进，请坐。
 酒保 (白) 二位吃什么酒？
 闵子干 (白) 好酒取来。
 酒保 (白) 是。
 好酒一壶。
 酒到，还用么？
 闵子干 (白) 不用，唤你再来。
 (酒保下。)
 闵子干 (白) 师兄请酒。
 张和尚 (白) 来来我给你满上。
 闵子干 (白) 请酒。吓师兄，此事你是怎样的办法？
 张和尚 (白) 你别急。先吃酒，再说话。来来，请酒。
 闵子干 (白) 师兄晓得那家中，姓什么，她叫什么名字？
 张和尚 (白) 我对你说，她家里姓钱，常听说钱员外，全晓得的。所生一女，名叫钱素娟。

今年才十八岁。她父母说的，别人说不成，我去了一说就成。

闵子干（白）吓师兄。你怎么相认？

张和尚（白）你不晓得。我常常到她家卖绒线去。

闵子干（白）这是了。

张和尚（白）你怎说？

闵子干（白）急不如快，就烦兄台前去。

张和尚（白）我去。你有什么定拿去？

闵子干（白）无有现成定。这有十两银子，烦兄买了物件，代去做为定礼。天也不早，你我回去。

张和尚（白）叫酒保算账。

酒保！

（酒保上。）

闵子干（白）酒钱上账上。

酒保（白）是。

闵子干（白）兄台请。

张和尚（白）我要走了。

闵子干（白）师兄几天听回信？

张和尚（白）三天见回信。

闵子干（白）哪里相会？

张和尚（白）还在这里相会。

闵子干（白）我去了，请吓请吓。

（闵子干下。）

张和尚（白）呸，我把你这王八旦！我给你办？我还想办呐！得了，我有这十两银子，添添本钱。有何不可，就此一走。

（西皮摇板）为人不做伤天事，
哪怕半夜鬼叫门。

（张和尚下。）

【第三场】

（丫鬟搀钱素娟同上。）

钱素娟（西皮摇板）叫丫鬟你搀我病床一上，
打亮来我的命不能久长。

（钱母上。）

钱母（西皮摇板）将身来到秀房上，
见了女儿问端详。

（白）儿吓，你得的何病？对为娘讲来。

钱素娟（白）一言难尽了！

钱母（白）为娘明白了。我儿看上哪一家，为娘命人说去。

钱素娟（白）就是那东街上闵相公。

钱母（白）这有何难。我儿好好养病，为娘办去。
丫鬟，将小姐搀到后房调养。

（丫鬟搀钱素娟同下。）

钱母（白）吓，兄弟快来！

（钱舅上。）

钱舅（白）来了！姐姐做什么？

钱母（白）今有你外甥女儿，得了相思症。命你去到东街，请那闵相公说亲。三天之内，还要办事。

钱舅（白）好好好。这是急办，姐姐放心，这个事交与我啦！

钱母（白）快去！

（钱母、钱舅同下。）

【第四场】

(闵子干上。)

闵子干 (西皮摇板) 张和尚一去无音信,
怎不叫人挂在心。

(钱舅上。)

钱舅 (西皮摇板) 急急忙忙望前进,
又见相公面前存。
(白) 那不是闵相公么? 走走。

闵子干 (白) 暖, 我有事。

钱舅 (白) 我有话对你说。老不见了。我给你说媒。

闵子干 (白) 哪一家?

钱舅 (白) 就是钱小姐。好不好?

闵子干 (白) 你我请到酒馆。
来到了酒家。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了! 相公吃什酒?

闵子干 (白) 取好酒。

酒保 (白) 好酒到。

闵子干 (白) 下去。

酒保 (白) 是。

闵子干 (白) 请酒。

钱舅 (白) 来来来。今天是喜酒。要多吃两杯。你这一杯, 我也吃了。

闵子干 (白) 我来问你, 那钱小姐可是这么样呐?

钱舅 (白) 我来对你说, 那小姐不是外人, 是我外甥女。

闵子干 (白) 原来是舅丈到了!

钱舅 (白) 别玩笑。我问你愿意不愿意?

闵子干 (白) 你若办好了, 真有再生之德。你我今天就算定期之日。

钱舅 (白) 你真急急, 你有什么定礼?

闵子干 (白) 随带金环一对, 以做定礼, 请来收下。

钱舅 (白) 你早有此心。连定礼全带来了。

闵子干 (白) 几天听信?

钱舅 (白) 三天。

闵子干 (白) 又是三天? 好好。哪里相会?

钱舅 (白) 还在此处会见。

闵子干 (白) 这酒怎么样了?

钱舅 (白) 还得吃两杯。来来, 喝呀。有什么事全交给我啦!

闵子干 (白) 你我回去了。
酒保!

(酒保上。)

酒保 (白) 来了。

闵子干 (白) 酒钱上账。

(钱舅醉。)

钱舅 (白) 上了我那账上。闵相公你先回去。三年听信。

闵子干 (白) 暖, 三年听信。

钱舅 (白) 是三天听信。

闵子干 (白) 好好, 请。

(闵子干下。)

钱舅 (白) 他走了。我这酒也喝多了。我先找个地方, 养养精神。

(钱舅下。)

【第五场】

(丫鬟搀钱素娟同上。)

钱素娟 (西皮摇板) 前去说亲未回转,

到叫奴家挂心头。
丫鬟 (白) 丫鬟打杯茶奴用。
丫鬟 (白) 哦, 晓得。
(丫鬟下。)
钱素娟 (白) 哎呀, 且住。我想此事, 过了七日, 未见音信。大势未定, 外人知晓, 后来怎样为人? 不免拜罢爹娘, 一死了罢, 呐呐呐!
(西皮快板)
二堂之上把话讲,
再叫爹娘听端详:
哭一声爹娘难得见, 儿的娘吓!
(钱素娟上吊。丫鬟上。)
丫鬟 (白) 哎呀不好, 有请员外、安人!
(钱母、钱父同上。)
钱母、
钱父 (同白) 何事?
丫鬟 (白) 小姐一死!
钱母、
钱父 (同白) 哎呀!
钱父 (唱) 一见我儿把命丧,
怎不叫人两泪汪!
(白) 安人, 我儿一死。明日再来成殓。
钱母 (白) 就依员外。
暖儿吓!
(钱母、钱父同哭下。)
(完)